

海天译丛

夺命伞

François Barcelo

[加拿大] 弗朗索瓦·巴瑟罗 / 著
肖林 / 译



加拿大总督奖获得者经典作品

★★★

“蒙特利尔日报文学大奖”终选

成功跻身法国“黑色系列”丛书

海天出版社

↑ 海天译丛

夺命伞

Moi, les parapluies

François Barcelo

[加拿大] 弗朗索瓦·巴瑟罗 / 著

肖林 / 译



海天出版社

· 深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夺命伞 / (加) 弗朗索瓦·巴瑟罗著 ; 肖林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9.3
(海天译丛)
ISBN 978-7-5507-2592-8

I. ①夺… II. ①弗… ②肖… III. ①侦探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3246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7-169号

Moi, les parapluies
par François Barcelo
© François Barcelo
根据Gallimard 1994版译出

Nous remercions le Conseil des arts du Canada
de son soutien pour cette traduction.

夺 命 伞

DUOMINGSAN

出 品 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林凌珠 李 尧
责任校对 陈少扬
责任技编 梁立新
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39 (邮购) 83460327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33133493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二本

（代译序）

我给成年人写了三十来本小说，至今还记得每本小说的灵感是从哪来的，只有一本例外：《夺命伞》。

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何方呢？

我浑然不知。写完第一页，我还不是很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写。

但是很快，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带动了后续情节。比如，叙述者的绰号矮子，人们往往用它来称呼身高与年龄不相符的矮个子。我就是这样的情况。

两个姐妹——城索莱尔和特拉西——很快就插进来成了故事的背景。我住在这两个城市附近，经常乘坐小说中提到的大型渡船横渡圣劳伦斯河。

小说中死了不少人，其中一人与扫雪车有关。那种扫雪车可以说是魁北克的专利：给卡车装上一个巨大的螺旋杆，用来清除马路上的积雪。我记得曾在一份报纸上读到，有个男人被这种扫雪车绞成了肉酱。我想找到这一事

件的资料，但没找到。这难道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小说中还有魁北克或加拿大其他地方的一些生活故事，比如“毁车赛”，那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汽车赛，谁先撞毁竞赛对手高速行驶的汽车谁就获胜。

像小说叙述者的哥哥一样，我的第一部车就是迷你奥斯汀850。六十多年前，这种车价值850加元，是加拿大最便宜的汽车（我3个月内出了3次车祸，最后决定不要这种车了）。

有人也许会指责我说不该扯上“综合理工大学杀人案”。那个惨案可能是魁北克现代史上最恐怖的事件。1989年12月6日，一个年轻人枪杀了综合理工大学的四个女学生，仅仅是因为仇视女性。当时，我正在墨西哥旅行，收音机里起初说杀人案发生在蒙特利尔大学，而我女儿瓦莱莉就在那里的艺术系上学。我担心极了，直到几个小时后弄清惨案发生在附近的综合理工大学，我才放下心来。当我想结束这本小说时，我忍不住想起了这一惨案。

《夺命伞》是被法国大出版社伽利玛著名的“黑色系列”接受的第二本魁北克小说。在这之前，我曾让一个朋友看过稿子，他是个侦探小说迷，他告诉我，这跟侦探小说完全不对路，于是我便在魁北克出版了。两年后，我把稿子寄给了伽利玛出版社，但没有告诉他们书已经在加拿大出版过。半年后，我得知他们准备放在“黑色系列”中出版。但我已经没有版权，于是让两家出版社直接联系，

自己去谈。

知道“黑色系列”可能会对我感兴趣，我便赶紧另写一本小说，那本叫做《尸体》的小说后来成了在这一丛书中出版的第一本魁北克图书。

就这样，一年后，《夺命伞》才在“黑色系列”中出版，成了在这一丛书中出版的第二本魁北克小说。请相信它就是“老二”的命，因为这也是我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二本书。不过，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体育中，第二往往是最好的。

目 录

第一章	姑姑的雨伞	1
第二章	奶奶的蛋糕	25
第三章	母亲的手帕	39
第四章	嫂子的咖啡	49
第五章	他人的比萨饼	71
第六章	侄女的围巾	83
第七章	叔叔的百万加元	99
第八章	哥哥的啤酒	127
第九章	朋友的海报	143
第十章	女友的木屋	159
第十一章	老太太的血	173
第十二章	拉鲁斯的肉馅卷	181

第十三章	诺尔芒的烩肉	193
第十四章	公司里的保险柜	207
第十五章	克莱芒的脑门	221
第十六章	吉内特的西柚	229
第十七章	牛仔的陷阱	235
第十八章	加皮卢饭店的雪茄	243
第十九章	爷爷的房子	251
第二十章	父亲的鲜花	271
第二十一章	小女孩的行李	277
译后记		283

第一章

姑姑的雨伞



“矮子……！生日好啊生日好，矮子……！”

母亲装出一副被挨打女人的样子，尽管我不相信她曾挨过打。她不过是受不了我哥哥给我取的绰号罢了。如果是在平时，而不是在庆祝我生日的时候，她也许更加如此。但塞尔日年轻激动的声音一下子就盖过了她的声音。

更糟的是，当生日歌唱到调门最高的部分时，平时总是不声不响的父亲也加入进来，他在放弃沉默的同时，也放弃了我的真名：

“矮子……！生日好啊生日好，矮子……！”

母亲在桌底下踢了一下他的脚踝，因为他可怜巴巴地看了她一眼。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父母总是互相比较劲，看谁更可怜。在巴齐内家，我很难判断谁该获得“最惨殉难者”这个头衔。

不管怎么说，我才不在乎别人叫我矮子还是诺尔芒，于是我说：

“我无所谓。”

而且，我的生日也不是今天，而是下星期五。我的爷

爷奶奶病得很厉害，昨天，母亲暗示说：“很有可能他们当中有一个这个星期会死，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星期天为小不点儿过生日，要不就要等很久以后了。”

我吹熄了蜡烛。我是一口气吹的。

“你许愿了吗？”塞尔日问。

“没有。”

“太晚了。”

“我无所谓。”

就在母亲准备切蛋糕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她曾告诉我，她要去食物店买个蛋糕，因为改了过生日的日期，所以她没有时间亲自做蛋糕。可去年也一样，蛋糕也是在店里买的。前年也是。总之，我很喜欢买来的蛋糕。它们比家里做的好吃吗？我想不起来我是否有过机会做比较。

是父亲接的电话。通常，接电话是我母亲的事，但住院的是他父母。所以，几天来，电话一响，总是他站起来去接。他不慌不忙，希望有人抢在他之前去接，但没有一个人动。

“一定是医院里打来的。”母亲预言道。

但她不敢猜是谁。她的公公婆婆分别住在两家不同的医院里，打电话来的肯定是人快要死的那家医院。

“喂！”

父亲默默地听了几秒钟。

“我们马上来。”

父亲挂上电话时，母亲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他。

“是我母亲。他们说可能不行了。”

“还有多少时间？”

“他们只说没有多少时间了。”

妈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感谢上帝！”

她好像是第一次这么说。在我们家，并没有太多的机会赞美上帝。哪怕是这次，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上帝。

“她住313号病房，”父亲说，“他们把她转送到那里去了。”

“你不会忘记吧？”母亲问我。

我不可能忘记。我是家中公认的“记事本”，有我在，大家从不记录日期或电话号码，只要问我就行了：

“你不会忘记吧？”而我总是记得。

就在我和哥哥穿上正装时，电话又响了。

“肯定是你兄弟。”母亲说，她总喜欢猜是谁打来的电话，而且准确率往往很高。

父亲又拿起了电话，他就在电话机旁边。

“谁？是吗？好。”

如果电话线那头的人不厌其烦地听他低声地说“行”

“是吗？”“好”“嗯”等等，他可以说上几个小时。

“嗯。我下午去。”

他挂了电话，好像因为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很长的话而精疲力竭。

“是索莱尔中心医院打来的。他也快不行了，他们不敢肯定他是否能拖到明天。”

母亲又叹息了一声，比刚才那声叹得还深，但没有再感谢上帝，也没有感谢圣父和圣子。

“他们好像是约好的。”

“我和塞尔日去索莱尔，”父亲做出决定，“你跟小不点儿去看老太太。”

我马上就冒出了眼泪。首先，我不想我们坐公共汽车去市中心，他们却开着家里的旧雪佛兰去索莱尔；第二，我不是很喜欢奶奶，她一天到晚抱怨我爷爷，尽管他们在我出生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分居。爷爷却从来不说奶奶的坏话，他给我巧克力，或是给我钱让我自己去买巧克力——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目的是要我也别说她的坏话。有一次，他带我和塞尔日去钓鱼，最大的一条鳟鱼竟然是我钓到的，我为此赢了两毛五分钱，那是我的战利品。

“她最喜欢的是你。”父亲注意到我突然伤心起来，“对了，我想我得接你们回来。天好像要下雨了。”

我穿上我初领圣体时的衣服，一条短裤和一件双排扣上衣，都是斜纹哔叽布做的（是的，跟我哥哥的名字一样。这又是我讨厌塞尔日和这套衣服的另一原因^①）。这套

① 在法语中，“斜纹哔叽布”（serge）与“塞尔日”的拼写是一样的。

衣服的质量太好了，三年后还可以穿，因为我的身体跟它相勾结，自从我吃了“小耶稣”的身体后，我就不再长了。

父亲把我们放在蒙特利尔的中心医院门口——门边有座让娜·芒丝^①的雕像，我是从基座上知道她的名字的。我们进了医院，母亲直奔服务台，问了我房间号码之后，说找313号病房。我们去搭电梯，一位先生，年龄挺大了，甚至比我还矮，拉开折叠式铁栅栏，让我们进去，然后拉动手柄，电梯上升了。我在想，我是不是也会被迫像这个电梯员一样谋生，因为我长得很矮小。我可不太想。那位先生喊道：“四楼到了。”我们出了电梯，母亲又问了我一遍房间号码，打听了一下房间在哪里。我们沿着长长的走廊一直走到医院的一个侧翼，那里要新一些。终于到了313号病房。我们走了进去，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两张空空的大床，上面铺着白色的床单。

“完了。”母亲说。

她看起来并不怎么伤心，甚至是一点儿都不伤心。也确实，这毕竟不是她母亲。

① 让娜·芒丝(1606—1673)，法国修女、护士，创办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立医院。

“你们找谁？”

一个戴白帽子的女护士突然出现在我们身后，警惕地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想偷床单似的。

“巴齐内夫人，她死了？”

“巴齐内夫人？”

“雷奥·巴齐内夫人。”

“哪个病房？”

“313。”

回答的是我。

“勒卢瓦耶楼还是德布里翁楼？”护士又问。

“我不知道。”母亲回答说。

“应该是在勒卢瓦耶楼，因为这里没有巴齐内夫人。”

“啊，是这样！”

我们离开，来到医院的另一个侧翼，这里比刚才的侧翼旧，但更漂亮，走廊也宽得多。我用眼角扫了一下，所有的病房里都只有一张病床。对我这个从来没有进过酒店的人来说，这里似乎更像是一家酒店，而不是医院。这里当然是一家面向富人的医院。在护士站对面的屋顶平台上，就有几个穿睡袍的女士，头发梳得漂漂亮亮，正在跟几个衣着笔挺的访客聊天。

终于到了313号房间，母亲推开半掩的门。

有个人躺在床上，鼻子里和手臂上都插着管子，发出

嘶哑的喘气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垂死者的喘息声。我明白了，死就是这样的了。躺在床上的一定是我奶奶，尽管我认不出她来了。人快死的时候，可能都会变样。

角落里，有个人坐在椅子上。那是我的叔叔爱德蒙。他站起来，拥抱了一下我母亲。母亲随后走近病床，把我抱起来，想让奶奶看见我。我想，他们一定要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奶奶“有存款”，这是塞尔日的原话。他18岁了，比我更需要钱，需要得多。由于我比那个青春期的哥哥要乖，所以他们都指望我，希望奶奶能因为我的关系而对公证人悄悄地说几句关于她长子及其和睦小家庭的好话——如果还来得及。

奶奶看到我，不但没有叫她的公证人过来，甚至都没有睁开眼睛看我一眼。母亲就那样抱着我，把我举在那个正嘶哑地喘气的老太太的头顶，我很想对母亲喊：“快让我下来！”

“怎么样？”母亲问。

“不是太好。”叔叔回答，尽管这个问题是问病人的。

“我把小孙子诺尔芒带来了。”母亲接着说，好像奶奶能听见我们说话似的。

最后，她只好把我放回到地上。我们默默地坐在右边的椅子上。母亲不喜欢爱德蒙叔叔，叔叔却亲切地对她笑着，握着她的手。妈妈把手抽回来擤鼻涕，或者是想把手

抽回来才擤鼻涕。

我的两个姑姑也赶到了。她们是孪生姊妹，生活在一起。两个都是老姑娘，她们好像这样生活挺开心。我和叔叔再去找几把椅子，她们则把湿漉漉的雨伞放在病房的角落，紧挨着我母亲的雨伞。她的伞是干的，因为我们是坐车来的。

我们都坐下来，挤在门口和床之间。

“你上学吗？”爱德蒙叔叔问我。

我点点头，他每次问我这个小问题我都这样回答。三年来，他一直这样问。

“你一定是个子最小的。”他推测说。

“不，还有个侏儒。”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回答很滑稽。

爱德蒙叔叔笑了——笑得很厉害，我觉得他仿佛笑了好几个小时。维维安娜和瓦朗蒂娜也笑了，尽管笑得没那么大声，也没那么长时间。母亲却一点儿都没笑。

“我不是最矮小的，还有一个侏儒。”这句话没说错！爱德蒙叔叔重复了好多遍。

母亲最后说：

“我觉得已经说够了！”

“别生气，丽丝。笑一笑我们还是有权利的嘛！”

别人不让他说话他不高兴了。为了表明这一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深色的烈酒。